

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作品

一度青春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李玉民 译

Une jeunesse
Patrick Modiano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Une jeunesse

Patrick Modiano

一度青春

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李玉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4-825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度青春/(法)莫迪亚诺著;李玉民译.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02-010745-2

I. ①—… II. ①莫…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11429 号

Une jeunesse

Patrick Modiano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81

特约策划: 彭 伦
责任编辑: 黄凌霞
装帧设计: 汪佳诗 颜 禾

一度青春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李玉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9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.75

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10745-2

定价:24.00 元

Une Jeunesse

献给吕迪

献给吉娜

献给玛丽

孩子在花园里玩耍，快到每天下棋的时候了。

“明天早晨就给他拆下石膏了。” 奥迪儿说道。

她和路易坐在木屋的凉棚下，远远观赏他们一对儿女：他们正同维特尔多三个孩子在草坪上奔跑。儿子才五岁，左胳膊打了石膏，但似乎并不妨碍玩耍。

“他打石膏有多长时间啦？” 路易问道。

“将近一个月了。”

儿子从秋千上滑下来，过一周才发现他骨折了。

“我去洗个澡。” 奥迪儿说了一句。

她上了二楼。等她回来，他们就下棋。路易听见浴室里哗哗放水的声响。

大路的那一边，在一排杉树后面，坐落着缆车机房，像一个温泉疗养地的小火车站。这在法国似乎是首批建造的。路易望着缆车缓缓爬上弗拉兹山坡，鲜红的车厢衬着

夏季的青山，非常醒目。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杉树之间穿来穿去，驶向缆车机房旁边的树荫空地。

昨天，路易摘掉了木屋门脸儿的那块木牌，扔到落地窗下的地上。牌子上的白字“快乐之家”是他写的。十二年前，他俩买下这幢木屋，改成儿童膳宿公寓，不知道起个什么名字好。奥迪儿喜欢法国名字：“淘气鬼”或“小精灵”；但是，路易却认为，起个英文名字更响亮，能吸引主顾。最后，他们决定选用“快乐之家”^①。

路易拾起“快乐之家”木牌，等一会就收进抽屉里。他松了一口气。儿童膳宿公寓，至此收摊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就自家使用木屋了。他要把花园里端的板房改成茶馆餐厅；到了冬季，人们乘索道上山之前，会来这里喝茶进餐的。

孩子们现在玩捉迷藏，在他们的喧闹和笑声中，暮色渐渐从花园和谷底升起。明天，六月二十三日，正是奥迪儿三十五岁生日。再过一个月，他也满三十五岁了。为了庆贺奥迪儿的生日，他邀请了维特尔多夫妇及其子女，还邀请了阿拉尔。阿拉尔从前是滑雪运动员，现在开了一家小小的体育用品商店。

^① 原文为英文 Sunny Home。

红车厢开始下坡，隐设在杉树丛中，继而重新出现，始终平稳地继续移动。可以望见缆车反复升降，直至晚上九点钟，最后一趟在滑下弗拉兹山坡时，看上去就像一只大黄萤了。

“这小子，真勇敢……”

大夫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脸蛋。最心疼的还是奥迪儿。刚才，大夫用一件器具切石膏，速度真快，如同电锯截断圆木。石膏上还有奥迪儿画的花，一忽儿就露出胳膊，完好无损，并不像奥迪儿所担心的那样，皮肤既未干枯，也未变成灰白色。孩子活动胳膊，慢慢打弯儿，他还不大相信，嘴角挂着专注的笑意。

“现在，你可以再把它摔断了。”大夫还说了一句。

奥迪儿答应过孩子，先吃个冰淇淋再回木屋。母子二人来到湖边，面对面坐到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。孩子挑了黄连木果草莓冰淇淋。

“拿下石膏了，你高兴吗？”

孩子没有应声，他表情严肃，正聚精会神地吃冰淇淋。

母亲注视着他，心想多少年之后，他还会记得胳膊上打的绘花石膏吗？他童年的第一件往事？由于太阳晃眼，

他眯起了眼睛。湖面上的雾气消散了，今天是她三十五岁生日。不久，路易也到三十五岁了。人到三十五岁，还会发生什么新事儿吗？她心里这么琢磨，同时想到刚才从石膏里露出来的胳膊、完好无损的皮肤。真好像是他自己撑破别人用以囚禁他的这个外壳。人到三十五岁，生活还能从零开始吗？多严重的问题，她不禁微笑起来。应当问问路易。她感到答案是否定的。人到这种年龄，就像抵达平静的区域，脚踏浮艇在面前这样的湖面上自动滑行。而子女会长大成人，离开父母。

眼角有根睫毛磨眼睛，她从小手提包里掏出一个胭粉盒，盒是空的，只因里面镶有小圆镜子才一直使用。她未能拔掉那根睫毛，便端详自己的脸蛋儿。这张脸未变，还是二十岁那时的模样。当年嘴角没有细纹，但其他部分没有变化，的确没变……路易也没有变，他稍稍瘦了点儿，不过如此……

“生日好，妈妈。”

孩子讲这句话笨嘴笨舌，但还有几分得意。她搂抱着亲了儿子。如果孩子出生在出生之前就认识父母，在他们还未当父母、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，就认识他们，那该多有意思啊……她的童年是在祖母家度过的，那是在巴黎夏尔-克罗街，从那里分出好几条公共汽车线路……走出不远就

是图雷勒游泳池的灰色建筑物、电影院和塞吕里埃林荫大道的斜坡。如果有点想象力，在旭日初升、雾气未散的早晨，这条陡峭的坡路好似通向大海。

“现在该回家了……”

奥迪儿让儿子坐在身边，她开车沿上坡路回木屋，嘴上无意识地哼唱着什么。不久她就发觉哼的是一出轻歌剧的起始几个拍节；这出轻歌剧名叫《夏威夷的玫瑰》，她曾在日内瓦的一家旧货商店里买到唱片，真是意外的收获……

他们坐在缆车机房前的绿漆长椅上，他们的儿子骑自行车穿过空场。一辆有稳定装置的自行车。奥迪儿头枕着路易的膝盖，躺着看一本电影画报。

孩子骑车压过一块又一块太阳透过树丛的光斑，然后又开始他所说的“绕大圈儿”。他不时停下，捡一个松果。缆车管理员在机房门口抽烟，他头戴大盖帽，身穿蓝制服，一副车站站长的神气。

“怎么样，情况好吗？”路易问道。

“不行。今天乘客不太多……”

没什么关系。即使空着，红色缆车也要按时出发。这是规定。

“今天可是大晴天。”管理员说道。

“还没有到度假的高峰，”路易说，“瞧着吧，再过半个月……”

孩子绕空场转圈儿，车子越蹬越快。奥迪儿戴上墨镜，翻阅画报，因为有风，手紧紧掐住页数。

他在睡眠中，听见孩子们的喊叫声时近时远，时远时近，给他的感觉就像不同光的强变、太阳光影的变幻。不过，他总是做同一场梦：他高高坐在自行车赛场空无一人的看台上，望着他父亲紧握车把，在跑道上慢慢绕圈儿。

有人叫他，他睁眼一看，是女儿站在面前冲他笑。她差不多跟奥迪儿一样高了。

“爸爸……客人要到了……”

她穿一身红裙子，这出乎路易的意料。她十三岁了。路易刚从梦境中醒来，神智还不清楚，他挺奇怪女儿这么高了。

“爸爸……”

她责备地冲他笑一笑，抓住他的手，想把他从长沙发上拉起来。路易往回用力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顺从地让女儿拉起来，亲了亲她的脑门儿。他来到平台上。夜幕还未降临，他从一排杉树中间望去，只见一伙人上坡朝木屋走

来，已经听出阿拉尔低沉的嗓音、玛尔蒂娜·维特尔多的笑声。远处，红色缆车顺着弗拉兹山坡缓缓滑动，好似草丛里的瓢虫。

客厅里的灯全部熄掉。路易、奥迪儿、维特尔多和他妻子、阿拉尔，以及孩子们，都围着桌子等待。路易的女儿端着蛋糕从厨房走出来；蛋糕上插着八支点亮的蜡烛：三支表示三十岁的、五支表示五岁的。她朝他们走过去，大家唱道：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她将托盘放到桌子中央。所有人，一个接一个拥抱奥迪儿。

“请问，”维特尔多问道，“您到三十五岁，有何感受？”

“快要到当奶奶的年龄了。”奥迪儿答道。

“别胡说，奥迪儿。”

“应当吹灭蜡烛，妈妈……”

奥迪儿朝蛋糕俯下身，用力一吹。

“一下全吹灭啦！”

众人鼓掌，又打开电灯。

“唱支歌！唱支歌！”

“奥迪儿要给我们唱《马路之歌》。”路易说道。

“不行，不行……绝对不行……”

奥迪儿切开蛋糕。五个孩子离开餐桌，全聚在平台的边上。奥迪儿和路易给他们每人一份蛋糕，用小碟端去。

“他们夫妇不是想去睡觉吧？”维特尔多的妻子玛尔蒂娜说道。

“可不管那许多。今日不同往常，”阿拉尔操着浑厚的嗓音说，“不是天天过三十五岁生日。”

维特尔多看了看表。

“我想该走了，路易，实在抱歉打扰你们。”

他要去巴黎，乘二十三点三分的夜班火车，路易提议开车送他去车站。

“走吧！”路易说道。

维特尔多的妻子、阿拉尔和奥迪儿坐到平台上聊天。阿拉尔的声音压过其他人。夜晚闷热，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。

维特尔多在起居室中央打开黑色皮包，似乎要匆忙检查一下忘记什么没有。孩子们拥挤着上楼。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穿过二楼大房间，逐渐减弱。在路易跟着维特尔多要走出木屋时，奥迪儿离开平台赶到他面前。

“生日好。”路易说道。

“喂，别贫了……” 奥迪儿说道。

“您到了三十五岁，有何感受？”

奥迪儿抓住他肩头摇晃。

“别贫了……很快就要轮到你了……”

路易紧紧地搂住她，两人哈哈大笑。有生以来，他们这是头一回庆祝自己的生日。怪念头……不过，既然孩子觉得开心……

维特尔多把手提箱和黑皮包放到汽车后座上，然后坐到路易的身旁。

“实在抱歉，路易……”

“哪里，哪里……五分钟就到车站了……”

路易慢慢启动汽车，过一会儿，他就让发动机熄了火。汽车沿着笔直的小路静静地冲下去。

“您什么时候回来？” 路易问道。

“下周末。我希望八月份，再同玛尔蒂娜和孩子们到这儿来度假。你们运气真好，终年待在山区……”

“我想，我在巴黎肯定过不惯。” 路易说道。

他打开收音机的开关，这也是习惯，每次开车总听收音机。

“您在这儿落户有多久啦？” 维特尔多问道。

“十三年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，买下这幢木屋也只有六年……”路易又说。

“在我的印象里，你们在这儿的时间很久了。”

维特尔多和路易同龄，他在巴黎一家进出口公司里供职。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，他和玛尔蒂娜都要带孩子来这里滑雪，还经常把孩子托付给奥迪儿和路易，让他们跟“快乐之家”的孩子一块玩耍……

“这么说，这个公寓，就算关门啦？”

“关门了，”路易笑道，“木屋我们自家使用了……孩子们能在房间里滑旱冰了……”

“那么您呢，现在打算干什么？”

“也许同阿拉尔合伙，开一个餐厅茶馆，接待乘缆车的人。”

“归根结底，您是对的，”维特尔多说道，“……我也一样，真想全部放下，搬到这儿来生活……”

驶到头一个弯道。向左拐，顺着王家饭店的围墙。路易重又启动发动机。

“孩子们在这儿生活，肯定比在巴黎快乐，”他说，“我呢，希望儿子当滑雪教练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那么，您姑娘呢？”

“姑娘嘛，那就难说了……”

他摇下车窗。暴风雨似乎逼近了。

“你们在巴黎住过吧？”维特尔多问道。

“住过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”

他在站前停车，打开车门，拿起维特尔多的行李。

“受累，路易……”

两人穿过荧光灯雪亮、但空荡荡的小候车室。维特尔多将车票塞进检票机。

“这些机器，越来越复杂了，”路易说道，“幸好我不再旅行了……”

列车已经到站。

“再见，路易……星期五见……”

路易送上站台，帮他把手提箱和黑皮包拿到卧铺车厢里。维特尔多抬起车窗，微笑着探出头来。

“星期五见……我把玛尔蒂娜和孩子们托给你了。您要严厉……”

“非常严厉……跟往常一样……”

路易返回，穿过候车室的时候，看到关闭的窗口旁边有一台售糖果机。他往口里塞进两枚硬币。有个东西掉出来，包着艳红金黄两色纸，是一块俗称“岩石”的巧克力。咦，还有这玩意儿呢……奥迪儿常到科兰库尔街那家

面包铺买这种糖。这就算给她的生日礼物了。

在广场对面的咖啡馆玻璃窗里边，有几个人影对着电视屏幕一动不动。一个女歌手的声音传到他耳畔。只听见有几分沙哑的歌喉，听不清歌词。刮起一阵温煦的风，返回的路上，开始掉雨点了……

十五年前的秋季，圣洛一连下了几天雨，兵营院子里积了几大滩水。他误走进水洼里，冰冷的水没到脚腕子，跟铁箍一样。

他拎着白铁皮箱子，向哨兵打了个招呼，走到大街路口时，不由自主地回头，再看一眼那幢在他生活中失去作用的土褐色营房。

这身法兰绒便装，上衣勒胳肢窝，裤子箍大腿。他需要一件大衣过冬，尤其需要一双鞋。对，要有一双大号胶底鞋。

布罗西埃约他七点钟在“阳台咖啡馆”见面。他认识布罗西埃已有两个月，此刻猛然想到，布罗西埃对他说正巧路过圣洛，肯定说了谎话。这人“生意”很忙，应当回巴黎，为什么要延长在此地的逗留时间呢？

他正是在阳台咖啡馆同布罗西埃初次相遇的，当时他要泡到午夜好回兵营。那天下午，他沿城墙散步，然后顺